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起曆維大淵獻二月盡重光赤奮若六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眾心恐有他志宜

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  
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  
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  
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  
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  
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爲患不如  
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  
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  
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  
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爲備不可忽

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  
請都頭速歸同受傳語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  
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  
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  
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  
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  
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  
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還入鄆  
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  
爲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此事果濟

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  
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爲衆所惡者凡  
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  
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  
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皆飽食執  
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  
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  
拆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  
請俟寫簡白使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  
至城中譟譁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

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  
者俄知力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  
道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門外隙  
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  
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  
至此速死爲幸尋皆斬之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  
候巡坊市禁掠者卽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  
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  
吏且懼且喜皆賀悟見李公度執手獻欵出賈直言於獄  
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

告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巴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者久之乃抱其首舐其日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爲之改容義而不責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已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二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

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移悟它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爲悟多力好手搏得鄆州三日

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搃肩攘  
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登卽行  
矣何能爲哉庚午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  
足失墜明日遂行弘正已將數道比至城西二里與  
悟相見於客亭卽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  
郭昫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旣得鄆州使  
召之未至聞將移鎮昫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  
一道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  
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乃詐  
爲悟帖遣使卽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

於豐齊驛斬之比還悟及昫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  
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爲人所掠田宅沒  
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爲戎州刺史癸酉加田  
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聞  
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  
犯者有刑弘正旣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寒食七  
晝夜不禁行人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今雖平人心  
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旣除宜施以寬惠  
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  
人入關截陵戰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

官軍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闕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鄉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裴度纂述蔡邕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爲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爲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橫海節度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

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縣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异薨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鏗之黨陰擠之丙子詔

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克河東節度使皇甫鏘專以掎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鏘自訴於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將報怨耶鏘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從父弟也 史館修撰李翱上言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適改税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也陛下旣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以陛下

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不以此爲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太平未可期矣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仗內京兆府御史臺徧鞠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聞恒人事已成遂竊以爲已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爲罪均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戊寅宣武節度使



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二千絹五千雜繒  
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  
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巳丑羣臣上尊號  
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赦天下 兗海沂  
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時軍府草  
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爲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  
者每詈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  
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  
水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  
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

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  
以萬全四人皆以爲然約事成推弁爲留後壬辰遂  
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徑  
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  
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  
弁卽自稱留後升廳號令與監軍抗禮召集將吏參  
賀衆莫敢不從監軍具以狀聞 甲午韓弘又獻絹  
二十五萬匹絀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左右軍中尉  
各獻錢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  
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

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奉亦謂之賀禮 丁酉以河陽節度使令狐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為相 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祿州刺史曹華為沂海兗密觀察使 韓弘累表請留京師八月己酉以弘守司徒兼中書令癸丑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同平章事兗宣武節度使弘靖宰相子少有令聞立朝簡默河東宣武闕帥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鎮之弘靖承王罇聚斂之餘韓弘嚴猛之後兩鎮喜其廉謹寬大故上下安之 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戊辰陳許節度使郗士美薨以庫部員外郎李渤為弔祭使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閩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隣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償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癸酉吐蕃寇慶州營於方渠 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

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滅之其衆亦  
 稍逃散遂加以柎械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  
 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為師道  
 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  
 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  
 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  
 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  
 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令沂人皆出因  
 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  
 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

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臣

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况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奔庸夫乘豐竊祭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火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計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眈眈如寇讎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升平其美業所以甲辰以田弘正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弘  
 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

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乙  
 已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

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  
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  
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  
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  
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  
稷無疆之福皇甫鏗深恨之 冬十月壬戌容管奏  
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屬  
部曲千餘人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貪縱苛刻失衆心  
清世爲蠻酋象古乃爲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象古命  
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

府城陷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  
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徼幸立功爭請  
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但  
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上不聽大發江湖兵會  
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  
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二管彫弊惟戣所部晏  
然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爲安南都護赦楊清以  
爲瓊州刺史 是歲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  
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史李善文悅竭力拒守  
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

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不可勝計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

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竒技驚眾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之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潏江陵令 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譖羣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

二字上怒時縛給邊軍賜與多不時得又所給多陳  
敗不可服用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李光顏憂懼欲  
自殺遣人訴於上上不信京師恐懼羣具以中外人  
情上聞縛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  
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為然十  
二月乙卯以羣為湖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縛  
矣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  
甚渥人皆言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乃  
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暮才行癸亥擢兼暮左  
拾遺內供奉兼暮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  
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  
儒衡泣訴於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  
老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十五年春正月沂海充密觀察使曹華請徙理兗州  
許之 義成節度使劉悟入朝 初左軍中尉吐突  
承瓘謀立澧王暉為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瓘謀  
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  
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它釗太子之舅  
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  
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

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穆宗即位于太極殿東序是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等及兵部郎中薛放駕部員外郎丁公著對于思政殿放戎之弟公著蘇州人皆太子侍讀也上未聽政放公著常侍禁中參預機密上欲以為相二人固辭 丁未輟西宮朝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外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上議命相令狐楚薦御史中丞蕭俛辛亥以俛及段文昌皆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俛與皇甫鎛皆同年進士上欲誅鎛俛及宦官救之故得免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 癸丑以薛放為工部侍郎丁公著為給事中 乙卯尊郭貴妃為皇太后 丁卯上與羣臣皆釋服從吉 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丁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為陛下宜廷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

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  
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  
亦不罪也 壬辰廢邕管命容管經略使陽旻兼領  
之 安南都護桂仲武至安南楊清拒境不納清用  
刑慘虐其黨離心仲武遣人說其酋豪數月間降者  
相繼得兵七千餘人朝廷以仲武為逗遛甲午以桂  
管觀察使裴行立為安南都護乙未以太僕卿杜式  
方為桂管觀察使丙申貶仲武為安州刺史 冊王  
逾薨 吐蕃寇靈武 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于來  
求昏尤切憲宗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于歸國

上元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辛酉以公權  
為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  
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  
以筆諫也公權公綽之弟也 辛未安南將士開城  
納桂仲武執楊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復以仲  
武為安南都護 吐蕃寇鹽州 初膳部員外郎元  
稹為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  
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稹歌詩百餘  
篇上問稹安在對曰今為散郎夏五月庚戌以稹為  
祠部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



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意氣自若 庚申葬神聖章武孝皇帝于景陵廟號憲宗 六月以湖南觀察使崔羣爲吏部侍郎召對別殿上曰朕升儲副知卿爲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太后居興慶宮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上壽上性侈所以奉養太后尤爲華靡 秋七月乙巳以鄆曹濮節度爲天平軍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爲山陵使部吏盜官物又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爲羨餘獻之怨訴盈路丁卯罷爲宣歙池觀察使 八月癸巳發神策兵二千浚魚藻池 戊戌以御史中丞崔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亥垂貶令狐楚衡州刺史 皇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珣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始離京告遠夷之使未復命過密弛禁蓋爲齊人合樂後庭事將未可不聽 戊午加邠寧節度使李光顏武寧節度使李愬並同平章事 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

取帥於屬內諸州叅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  
命告諭諸將及親兵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  
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  
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  
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  
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垂志諸公肯  
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令左右不  
得謂已爲留後委事於叅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  
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聞  
党項復引吐蕃寇涇州連營五十里 辛巳遣起

居舍人栢耆詣鎮州宣慰

壬午羣臣入閣諫議大

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遊無度  
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  
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  
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  
有司重斂百姓時又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  
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  
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覃珣瑜之子也  
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  
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

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  
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  
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  
軍中尉梁守謙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  
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  
鄴王府長史邵同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克荅吐  
蕃請和好使初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為弔祭使吐  
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  
阿而已既而吐蕃為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為辭曰田

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戶 成德軍始

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以王承  
元為義成節度使劉悟為昭義節度李愬為魏博節  
度使又以左金吾將軍田布為河陽節度使 渭州

刺史郝玼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李光顏發邠  
寧兵救涇州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  
十緡而不識戰鬥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  
冒白刃者此何人耶洎洎不可止光顏親為開陳大  
義以諭之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  
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西川奏吐蕃寇雅州

辛卯鹽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尋亦皆退 十一月  
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  
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  
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諠譁不受命承  
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  
出家財以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  
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  
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  
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  
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十將

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  
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  
命留之 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率兩省供奉官  
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求面  
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復  
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  
禁兵千餘人扈從曠時還宮 十二月己巳朔鹽州  
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 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  
人入界請討吐蕃 癸未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衆  
拔營柵二十六時少卿父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

臣去年貶嶺外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若因攻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爲選擇有威信者爲經略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上不能用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上

長慶元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圓丘赦天下改元河北諸道各令均定兩稅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俛介潔疾惡爲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

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  
詔徵播詣京師俛屢於延英力爭言播織邪物論沸  
騰不可以污台司上不聽俛遂辭位己未播至京師  
壬戌俛罷為右僕射俛固辭僕射二月癸酉改吏部  
尚書 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  
見父兄為祟常於府舍飯僧數百使晝夜為佛事每  
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能寐晚年恐  
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己卯奏乞棄官為僧仍  
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上面諭西川節度使王  
播令歸鎮播累表乞留京師會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段文昌請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事克西川節度使  
以翰林學士杜元穎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播為  
刑部尚書克鹽鐵轉運使元穎淹之六世孫也 回  
鶻保義可汗卒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克天平  
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 乙  
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瀛莫觀察使丁巳詔劉  
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  
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 戊午立皇弟憬為鄜王

悅為瓊王惇為沔王懌為婺王愔為茂王怡為光王  
協為淄王憺為衢王惋為澶王皇子湛為景王涵為

江王湊爲漳王溶爲安王灑爲穎王 劉總奏懇乞  
爲僧且以其私第爲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  
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  
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爲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  
其唱帥者十餘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及明  
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癸亥卒于定州之境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  
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  
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  
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

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及第者鄭  
朗覃之弟裴謨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  
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  
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  
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夏  
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劔州  
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  
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  
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敬玄之曾孫起播之弟  
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丙戌冊回鶻嗣君爲登囉羽錄沒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逆公主 壬子鹽鐵使王播奏約榷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右拾遺李珣等上疏以爲榷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歛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 丙辰建王恪薨 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初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

爲一道請除張弘靖爲節度使平薊媯檀爲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總又盡擇麾下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



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土攻鎮之自餘皆  
統於弘靖朱克融等久羈旅京師至假旬衣食日詣  
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  
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  
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  
衆之中燕人訝之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  
事實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  
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  
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  
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克軍府  
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繩之以法數以反虜詭  
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  
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

起重光赤奮若七月盡玄  
默攝提格凡一年有奇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中

長慶元年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  
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  
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卒連  
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  
女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鄒  
墳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軍士稍稍自悔悉  
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  
乃相與迎舊將朱洄奉以爲留後洄克融之父也時  
以疾廢卧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爲之衆從之衆以  
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  
共殺之 壬子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  
下 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爲賓客  
分司己未再貶吉州刺史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  
爲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  
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爲昭義節度使 辛酉太和公  
主發長安 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

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  
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倭性剛褊  
無遠慮以爲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  
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倭汚之孫也弘正厚  
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爲侈靡日費  
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  
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  
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  
思之種也性果悍陰狡潛謀作亂每挾其細故以激  
怒之尚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夜庭湊結



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  
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送幽  
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  
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  
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  
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  
深州刺史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丁亥以殿中侍御  
史溫造為起居舍人克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  
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  
之五世孫也已丑以裴度為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己

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乙巳相州軍亂殺

刺史邢昺

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庚

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壬子朱克融

焚掠易州涑水遂城滿城

自定兩稅以來錢日重

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

書楊於陵以為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

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

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

又積於商賈之室及流入四夷又大曆以前淄青太

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

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纈獨鹽酒課用錢 冬十月丙寅以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王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使職如故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以牛元翼為成德節度使 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

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乙亥以沂州刺史王智興為武寧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為之上聞智興有勇略欲用之於河北故以是寵之 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 朱克融遣兵寇蔚州 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貝州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餘人 庚辰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 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

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積無怨於  
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  
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止裴  
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  
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  
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祗亂山東  
禁闡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  
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編制斷無以驅  
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  
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

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  
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  
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  
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  
發其過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  
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迺迺時進退皆受羈  
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  
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  
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封爵乎若朝中姦臣尚  
存則逆賊縱平無恙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

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為右衛將軍使稹為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賊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無過温衣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以杜叔良為橫海節度使徙重胤為山南西

道節度使

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

於大石山下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葢作亂伏誅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葢為主行且收兵至七十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葢其黨死者數千人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款隘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死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通鑑卷二百四十二  
三百九  
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斬獲萬餘人。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又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爲平盧節度使。戊子義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

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爲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旣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旣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解深邢重圍

通鑑卷三百四十二  
四百七十三  
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  
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剪除若戰勝  
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  
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  
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  
疆蓋兵多而不精豈唯虛費衣糧兼恐撓敗軍陳故  
也今旣祗留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  
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  
田布令報父讎今領全師出與小供給度支數月已來  
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

屢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軍一月之費計  
實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  
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旣易支  
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  
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旣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  
事不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歛率不許卽用度交  
闕盡許則人心無慘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  
察而念之疏奏不省已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  
至下博盡爲成德軍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  
衣糧往往不得至院在塗爲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

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鬪志又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

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卽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敢忘卽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忠臣義士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故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

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橫海節度使日簡本成  
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爲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  
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  
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  
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  
爲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  
郎韓愈爲宣慰使上之初卽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  
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  
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  
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  
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  
兵討之諸道兵旣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  
度旣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  
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  
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  
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  
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  
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  
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

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玫丙寅以牛元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為沂州刺史以瀛州搏野鎮遏使李寰為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為

李全略 辛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植罷為刑部尚書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 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為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為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即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廷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為

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  
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  
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為河東節度使初聽為  
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  
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  
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轢節度  
使劉悟數衆辱之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  
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  
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為  
如是欲劾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使李司

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  
囚之府舍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  
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三月壬辰詔神策六軍  
使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  
擢其諸道大將又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  
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  
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奏章  
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  
將軍中精兵三千討幽鎮節度使崔羣忌之奏請即  
用智興為節度使不則召詣闕除以它官事未報智

興亦自疑會有詔赦王庭湊諸道皆罷兵智興引兵先期入境羣懼遣使迎勞且使軍士釋甲而入智興不從乙巳引兵直進徐人開門待之智興殺不同已者十餘人乃入府牙見羣及監軍拜伏曰軍衆之情不可如何爲羣及判官從吏具人馬及治裝皆素所辦也遣兵衛從羣至堽橋而返遂掠鹽鐵院錢帛及諸道進奉在汴中者并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二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旣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

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

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  
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  
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  
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  
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  
將吏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  
無功先是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  
不時奉詔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  
驕縱不法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與臣書具論其事時  
有中使趙弘亮在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

嘗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  
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如此臣等面論陛  
下猶不能決况悟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  
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救天下  
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今悟集將  
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爲陛下效死非獨悟也  
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爲養子今茲  
囚繫太后尚未知之况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  
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上從之後月餘  
悟乃釋承偕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



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已百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 壬子以裴度為淮南節度使餘如故 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招聚不逞章表多不遜 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請以兵從朝議以為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始還 王智興遣輕兵二千襲濠州丙辰刺史侯弘度棄城奔壽州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

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寰帥其眾三千出博

野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

還餘眾二千猶固守博野 朝廷以新罷兵力不能

討徐州已未以王智興為武寧節度使 復以德棣

節度使李全略為橫海節度使 夏四月辛酉朔日

有食之 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可以獲

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

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

責所在實戶據口圍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

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爲首者  
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  
郎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  
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  
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  
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  
若令人吏將鹽家至而戶糶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  
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爲之  
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  
經旬月若據戶給鹽依時微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

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  
韋處厚議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  
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爲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  
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  
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平叔又奏徵遠  
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  
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  
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邕州人不樂屬容管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狀授御史  
使奏之容管經略使嚴公素聞之遣吏按元宗擅以

羅陽縣歸蠻酋黃少度五月壬寅元宗將兵百人并  
州印奔黃洞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傳于方  
欲以奇策于進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間說  
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  
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  
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  
其事丁巳詔左僕射韓皋等鞫之 戊午幽州節度  
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克  
犒賞 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  
及元稹皆罷相度為右僕射稹為同州刺史以兵部

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党項寇靈州

渭北掠官馬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

與于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

官使 吐蕃寇靈武 庚辰鹽州奏党項都督拔跋

萬誠請降 壬午吐蕃寇鹽州 戊子復置邕管經

略使 初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屢賞以悅軍士府

庫虛竭李愿繼之性奢侈賞勞既薄於弘靖時又峻

威刑軍士不悅愿以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

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秋七月壬辰夜即帳  
中斬瑗頭因大呼府中響應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

亂兵殺其妻推都押牙李芥爲留後 丙申宋王結  
薨 戊戌宣武監軍奏軍亂庚子李芥自奏已權知  
留後 乙巳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汴州事皆以爲宜  
如河北故事授李芥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  
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是江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  
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柰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  
之死乎議未決會宋毫穎三州各上奏請別命帥上  
大喜以逢吉議爲然遣中使詣三州宣慰逢吉因請  
以將軍徵芥入朝以義成節度使韓克鎮宣武克弘  
之弟素寬厚得衆心脫芥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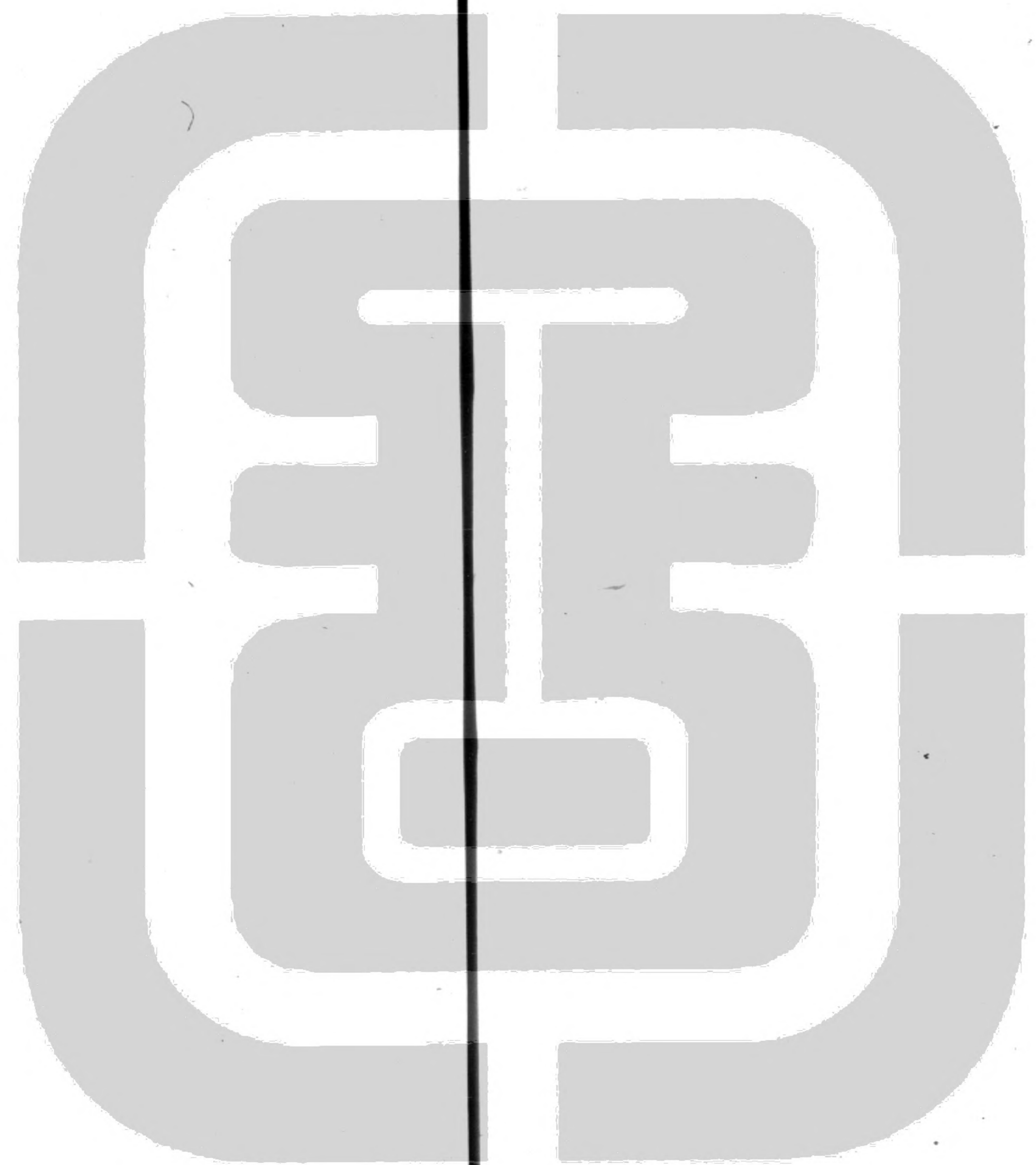
左右而滑軍感其北克必得入矣上皆從之丙午貶  
李愿爲隨州刺史以韓克爲宣武節度兼義成節度  
使徵李芥爲右金吾將軍芥不奉詔宋州刺史高承  
簡斬其使者芥遣兵二千攻之陷寧陵襄邑宋州有  
三城賊已陷其南城承簡保北二城與賊十餘戰癸  
丑忠武節度使李光顏將兵二萬五千討李芥屯尉  
氏兗海節度使曹華聞芥作亂不俟詔即發兵討之  
芥遣兵三千人攻宋州適至城下丙辰華逆擊破之  
丁巳李光顏敗宣武兵於尉氏斬獲二千餘人 八  
月辛酉大理卿劉元鼎自吐蕃還 甲子韓克入汴

境軍于千塔武寧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共破宣武兵斬首千餘級餘衆遁去壬申韓克敗宣武兵於郭橋斬首千餘級進軍萬勝初李芥旣爲留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爲腹心及芥除將軍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芥疽發於首遣李臣則等將兵拒李光顏於尉氏旣而官軍四集兵屢敗芥疾甚悉以軍事屬李質卧於家丙子質與監軍姚文壽擒芥殺之詐爲芥牒追臣則等至皆斬之執芥四子送京師韓克未至質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

弊以遺吾帥即命罷給而後迎克丁丑克入汴癸未以韓克專爲宣武節度使以曹華爲義成節度使高承簡爲交海沂密節度使加李光顏兼侍中以李質爲右金吾將軍韓克旣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爲惡者千餘人一朝并父母妻子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 九月戊子朔浙西觀察使京兆竇易直奏大將王國清作亂伏誅初易直聞汴州亂而懼欲散金帛以賞軍士或曰賞之無名恐益生疑乃止而外已有知之者故國清作亂易直討擒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 德州刺史王稷承父鏐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餘貲家富厚橫海節度使李景略利其財內申密教  
軍士殺稷屠其家納其女為妾以軍亂聞 朝廷之  
討李宥也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魏博史憲誠表  
請授宥旌節又於黎陽築馬頭為度河之勢見文恪  
辭禮倨慢及聞宥死辭禮頓恭曰憲誠胡人譬如狗  
雖被捶擊終不離主耳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  
清宮辛未上自復道幸華清宮遂畋于驪山即日還  
宮太后數日乃返 丙子集王湘薨 庚辰上與宦  
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  
地自是人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

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  
紫宸殿御大繩床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  
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太子裴  
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  
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 上疾浸瘳是歲初  
行宣明曆



正金卷三十四

九

